

每一个边海突发事件都是对中国综合实力的一种考验。

中国应如何处理好边海问题?其一,应正确看待和处理维权与维稳的关系。纵观历史可以发现,无论是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抑或英殖民主义者独霸海洋,还是美国海权的兴起,海上争夺与对抗一直十分激烈,有时表现为外交博弈,有时表现为热战。竞争是海洋时代的重要特征,现在看来,这种无序竞争远未结束。当前,这种“海上乱局”不仅表现在岛礁主权的争夺上,还表现在油气开采、海洋生态保护、海上通道等全方位争夺上,甚至有可能加剧军备竞赛和国家对抗,对国际关系和国际结构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兼具陆海特性的国家,素以经营陆疆著称,也创造了郑和航海的辉煌,具有悠久的卫海、用海传统。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海洋力量建设滞后,经过新中国几代人的努力,如今海上力量正在复兴。我们应发扬中华民族的卫海、用海传统并借鉴世界海洋强国的经验,以积极进取的心态推动海洋力量的发展和复兴。

其二,应处理好合作与斗争的关系。中国发展海洋力量并不是谋求霸权,而是为了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为了更好地实现各国共同发展的目标。因此,中国海洋复兴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与历史上大英帝国的海上霸权、美国的海权都不相同。

中国应坚持不懈地倡导“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观念,推动与海上邻国增信释疑、利益交融。同时,中国要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积极维护自身合法的海上权益,坚定不移地走向海洋。越南、菲律宾早在多年前就已设立所谓“黄沙岛县”、“长沙岛县”和“卡拉延市”。中国近期设立三沙市的做法是维护自身海洋权利的正确之举。

其三,妥善处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从海上争端的趋势看,我们始终不能不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最大程度地遏制战争、维护和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边海分歧始终面临战争与和平的两难处境。从人类历史发展轨迹看,“斗”与“合”是策略性问题,而“战”与“和”却是根本性问题。中国在处理边海争议问题时要从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的目标出发,始终坚持以下原则:平等协商,政治谈判;尊重历史,兼顾现实;难以解决,暂时搁置;敢于出手,战则必胜。具体来讲,中国的首选之道应是用平等友好的协商谈判来解决边海摩擦问题,对于久议不定、久拖不决甚至可能引发两国交恶、交兵的“不定时炸弹”,应积极促成解决;对于一时不具备解决条件的纷争问题,从长远考虑暂时冻结、搁置,也不失为一种稳妥方案;如果对方一再无理挑衅,甚至将冲突、摩擦和对抗强加到中国头上,危及中国根本利益,中国理应做出有力回应。○

中国崛起过程中解决边海问题的出路

李向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中国的边海问题首先应该放在中国崛起的大环境下来看待。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的国家越来越担心在与中国的竞争中丧失时间优势。同时,区域内的大国为应对中国的崛起而纷纷调整其亚洲战略,这为某些小国“趁火打劫”创造了条件。因而,解决边海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疼医脚,而必须与新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结合起来。

中国的边海问题并非事关全球,近年来却受到

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个基本背景就是大国都在重新调整其亚洲战略,且它们的亚洲战略都是围绕中国而展开。面对中国的崛起,区域内外大国的亚洲战略力图实现双重目标:一方面希望保持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又在寻找遏制中国的“抓手”。传统意义上的“抓手”,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等,属于中国的内政,外部干预显然无法同时实现上述两个目标,而边海问题作为中国核心利益的组成部分,涉及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自然就成为这些国家遏制中国的战略“抓手”。这些国家在干预中国边海问题过程中,都把自己塑造成争端的利益攸关方,打着维护国际航海秩序的旗号,参与对中国的遏制,以扩大对亚洲地区秩序的影响力。

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选择“回归亚太”战略,一方面是为了阻止中国主导未来的亚洲政治、经济秩序;另一方面是为了确立美国在亚洲秩序中的主导地位,把中国纳入到这一秩序之内加以约束。这是霸主对潜在挑战者所做出的自然反应。正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对“太平洋世纪”的诠释所强调的:美国必须开创一种有章可依的秩序——一种开放、自由、透明而公平的秩序;只有美国才有能力充当这样一种秩序的开创者和维护者。美国干预南海争端就是打着维护国际航海自由权利的旗号。通过这种方式,美国既可以规避遏制中国的名声,又可以逼迫中国就范,因为中国如果不接受将会被置于全球规则的违背者或挑战者位置上。

受美国“回归亚太”的鼓励,亚洲的一些大国也开始把边海问题作为其未来亚洲战略布局的一个基点。在日本野田政府发布的 2011 版《日本的防卫》(防卫白皮书)中首次增加了“聚焦南海动向”项目,称中国的行动有可能“影响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近来日本又围绕所谓的钓鱼岛“国有化”挑起事端。印度联合越南在中越有争议的南海区域开发石油作为其“东向战略”的组成部分。甚至有媒体报道,“欧盟对外行动署”(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的官员在谈及“欧盟—东南亚问题”时指出,欧盟欢迎来自东盟关于解决南海问题的任何求助。与大国的亚洲战略相呼应,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部分东南亚小国则浑水摸鱼,以求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索取更大的利益。

我们必须客观对待因边海问题引发的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其一,维护边海主权是中国和平发展目标的组成部分。领土与领海主权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利益。追求和平发展决不意味着放弃武力维护国家主权。其二,营造良好的周边环

境是实现和平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没有良好的周边环境,中国就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大国,更谈不上成为世界大国。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树立区域大国地位不仅需要有能力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能力,更需要有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意愿。如果连自身的核心利益都无法得到维护,那么就没有人相信中国的能力和意愿。其三,现阶段部分周边国家因边海问题与中国发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非常紧密,是大多数周边国家最大的出口市场与主要投资来源地。鉴于领土争端历来无法取得零和博弈的结果,以理性来判断,战争的成本要远高于搁置领土争端的成本。

边海问题本身是中国与相关声索国之间的争端,但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处理好大国关系的前提下着眼于双边争端的处理,合理应对大国的亚洲战略调整是解决边海问题的前提。区域内外大国针对中国崛起所做的亚洲战略调整是全方位的,既有经济领域、也有政治安全领域的调整。这是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挑战。为此,新时期中国对外战略迫切需要做出全面调整。如果不能成功地应对这一挑战,边海问题将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在解决争端过程中需要引入第三方(大国)参与仲裁。

中国要针对边海问题向外部世界,尤其是向声索国发出清晰、准确的信号。解决争端的基本原则固然重要,但假如没有具体的目标、手段、底线,声索国就有可能不断试探中方的底线。

同时,中国要做好应对周边个别国家误判形势的准备。虽然部分周边国家因边海问题与中国发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个别声索国仍有可能对大国关系、地区格局,或中方的底线及维护主权的意愿做出误判,从而采取极端行为。在寻求和平发展目标时,战争是一个不能放弃的战略选项。

此外,推进区域经济合作为和平解决边海问题创造条件。经济合作本身不能成为解决边海问题的充要条件,但它有助于降低武装冲突的风险,进而有助于确立中国的区域大国地位。○